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假李逵剪徑
劫單身


黑旋風沂嶺
殺四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三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徑劫单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詩曰

家住沂州翠嶺東　殺人放火恣行兇　因貪虎肉長軀健　好吃人心兩眼紅　闊向溪邊磨巨斧　悶來岩畔斫喬松　有人問我名和姓　撼地搖天黑旋風

話說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眾人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吃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了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

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
便行我也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扎得爽俐只跨一口腰刀
提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銀子吃了幾杯酒唱
個大喏別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晁蓋宋江並
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裡聚義廳上坐定宋江放心
不下對衆人說道李逵這個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
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里探聽個消息杜遷便
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
說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
貴是同鄉人宋江便着人去請朱貴小嘍囉飛報下山來
直至店裡請的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

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我們難得知道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探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在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個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達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凶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歸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裡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個無人看店不必你憂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日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鋪面與石勇侯健

自從沂州去了這里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學究看習天書不在話下且說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吃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道榜上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脚沒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你在這里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來在這里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直入

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五千錢捉戴宗三千錢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里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里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裡你是這里人家在那里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裡我原是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

好想頭

晉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今日我已到鄉里了便吃兩碗兒打甚麼鳥緊朱貴不敢阻當他由他吃當夜直吃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吃了趂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灣投東大路一直望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來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却不近大路走誰奈煩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虫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逕賊人李逵應道我却怕甚鳥戴上毡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數十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隻白兎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

引了我一程路有詩爲証

山逕崎嶇靜復深　西風黃葉滿疎林　偶逢雙斧嘍囉漢　横索行人買路金

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値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邉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帶一頂紅絹抓髯兒頭巾穿一領䴡布衲襖手裡拿着兩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厮是甚麼鳥人敢在這里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心胆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并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沒你娘鳥與你這厮是甚麼人那里來

請問李大哥名目如何

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迸那漢那漢那里抵當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恕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廝辱莫老爺名字那漢道小人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好漢大名神鬼也怕因此小人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单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個字便撇了行李逵走了去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巳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這廝無禮却在這里奪人的包裹行李却壞我的名目學我

李大哥鐵是聖子所未備能之孝非乎

使兩把板斧且教他先吃我一斧匹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個便是殺我兩個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小人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小人单題爺爺大名唬嚇人奪些单身的包裹養贍老母其實並不曾敢害了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小人家中老母必是餓殺李逵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魔君聽的說了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佑我罷罷我饒了你這厮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着斧納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要壞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小人今番

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

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里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李鬼拜謝道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李逵自笑道這廝却撞在我手裡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也不合天理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巳牌時分看看肚裡又飢又渴四下裡都是山逕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逕到那人家裡來只見後面走出一箇婦人來髽髻鬢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飢餓尋不

着酒食店我與你一貫足錢央你回些酒飯吃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不敢說沒只得荅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吃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个正肚中飢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吃那婦人向厨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逵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攧手攧脚從山後歸來李逵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里閃肭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斷見了你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尋個单身的過整整的等了半個月不曾發市付能今日抹着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却根撞着

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吃我一朴刀搠翻在地定要
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個却害了我兩個他便問
我緣故我便告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贍養定
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
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赶將來且離
了那林子裡僻淨處睡了一回從後山走回家來那婦人
道休要高聲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
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
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吃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對
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不強
似在這里剪徑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叵耐這厮我到與了

他一個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到又要害我這個正是情理難容一轉趕到後門邊這李鬼却待出門被李逵匹胷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却奔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里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打縛在包裹裡却去鍋裡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吃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痴漢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會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裡扒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吃吃

李大哥真景言

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把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裡去了那草屋被風一搧都燒沒了有詩為証

劫掠貲財害善良　誰知天道降災殃　家園蕩盡身遭戮　到此翻為沒下場

李逵赶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逕奔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裡面只聽得娘在床上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鉄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吃養娘全不濟事我如常思量你眼泪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

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大人告人不知乃以爲很好

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見李達見了一鑵子飯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達罵道你這廝歸來則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達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敎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刼了法場閙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强盗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說他兄弟已自十

今人為一錢五分便自兄弟傷了和氣那肯把五十兩羅于與今兄

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錢捉他你這廝不死却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燥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然報人來捉我却是脫不得身不如急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床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赶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

見了娘子便是兄弟了

朴刀出門望小路裡便走却説李達逕來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個莊客飛也似赶到家裡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床上留下一錠大銀子李達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道鉄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里蔵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赶去倒吃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裡快活衆人不見了李達都没做理會處李達却對衆莊客説道這鉄牛背娘去不知從那條路去了這里小路甚雜怎地去赶他衆莊客見李達没理會處各自回去了不在話下這里只説李逵怕李達領人赶來背着娘只逕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但見

暮烟横遠岫宿霧瑣奇峰慈鴉撩亂投林百鳥喧呼傍

樹行行雁陣墜長空飛入蘆花點點螢光明野逕偏依
腐草茅荊夾路驚鬧更鼓之聲古木懸崖時見龍蛇之
影捲起金風飄敗葉吹來霜氣布深山

當下李逵背娘到嶺下天色已晚了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趂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裏討口水來我吃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吃娘道我日中吃了些乾飯口渴的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裡也煙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吃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的要不得李逵看看捱得到嶺

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分付娘道奈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吃李逵聽得溪澗裡水響聞聲尋將去扒過了兩三處山脚到得那澗邊看時一溪好水怎見得有詩爲証

穿崖透壑不辭勞　遠望方知出處高　溪澗豈能留得住　終歸大海作波濤

李逵扒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吃了幾口尋思道怎地能勾得這水去把與娘吃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個庵兒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却是個泗州大聖祠堂面前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掇原來却是和座子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里拔得動一○

好茶夜

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拔出前面石階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裡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到得松樹裡邊石頭上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里李逵叫娘吃水杳無蹤跡叫了幾聲不應李逵定住眼四下里看時尋不見娘走不得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一段血跡李逵見了心裡越疑惑趁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里舐一條人腿李逵心裡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里却把來與你吃了那鳥大虫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赤黃鬚竪立起來將手中朴

道所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刀挺起來搠那兩箇小虎這小大虫被搠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裡便鑽了入去李逵赶到洞裡也搠死了却鑽入那大虫洞内李逵却便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虫張牙舞爪望窩裡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內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虫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裡去了那老大虫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裡赶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岩下去。

了。李逵恰待要赶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李逵看那大虫但見

一聲吼叫轟霹靂　兩眼圓睁閃電光　搖頭擺尾欺存孝　舞爪張牙咬狄梁

那。大虫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趂着那大虫的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頷下那大虫不曾再展再撲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筦那大虫退不勾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岩下那李逵時間殺了子母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

遍只恐還有大虫已無有踪跡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聖廟裡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逵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聖庵後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場有詩為証

沂嶺西風九月秋　雌雄猛虎聚林丘　因將老母身軀啖　致使英雄血淚流　手執鋼刀探虎穴　心如烈火報冤讐　立誅四虎威神力　千古傳名李鉄牛

這李逵肚裡又飢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里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逵一身血汚行將下嶺來衆獵户吃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逵見

情荅者化亦知不路打于的故虎李麼

問自肚裡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謊說羅荅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吃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我直尋到虎巢裡先殺了兩個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廟裡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箇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為只兩個畜生正不知都吃了幾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間人沒來由哄你做甚麽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討與你就帶些人去扛

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有時我們自得重重的謝你却是好也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撓鉤鎗棒跟着李逵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内一個在外面一隻母大虫死在山岩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聖廟前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虫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李正上戶都來迎接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莊上那人原是閑吏專一在鄉放刁把濫近來暴有幾貫浮財只是爲人行短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那殺虎的緣由李

逵却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吃因此殺死大虫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逵答道我姓張無諱只喚做張大胆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胆壯士不恁的胆大如何殺的四個大虫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話下且說當村裡得知沂嶺殺了四個大虫擡在曹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鬨的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拽隊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壯士在廳上吃酒數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裡隨着衆人也來看虎却認得李逵的模樣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爹娘聽得連忙來報

曾老兒。却仔細。凡做[illegible]。人再[illegible]。不仔細。的

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
打死了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移到本縣
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却走在這里
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推道更衣急
急的到李正家裡正說道這個殺虎的壯士便是嶺後百丈
村裡的黑旋風李逵見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
要打聽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個是時却不
妨要拿他時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時却難里正道見有李
鬼的老婆認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吃殺了李鬼曹太公
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却問他今番殺了大
虫還是要去縣請功只是要村裡討賞若還他不肯去縣

裡請功時便是黑旋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里却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衆人道說得是里正說與衆人商量定了有浣溪沙詞為証

殺却兇人幾却房西風林下路匆忙忽逢猛虎聚前岡

格殺雖除村嶺患潛謀難免報讐殃脫離羅網更高強

曹太公回家來欵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撒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包裹放下朴刀寬鬆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搠在雌虎肚裡了只有刀鞘在這里若是開剝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里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带李逵解了腰刀尖刀并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在

李大哥原傳寄

李大哥好知正在一条不計利

壁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來大壺酒來衆多大戶并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顧勸李逵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里討些賞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箇偶然殺了這窩猛虎不須去縣裡請功只此有些賞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里自解虎到縣裡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曹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細青布納襖就與李逵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作慶一盃冷一盃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個時辰把李逵灌得

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櫈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櫈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裡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紙狀子此時鬨動了沂水縣裡知縣聽的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風拿住在那里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為是無人禁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去取來就廳前轉過一個都頭來聲喏那人是誰有詩為証

面闊眉濃鬚鬢赤　雙睛碧綠似番人　沂水縣中青眼虎　豪傑都頭是李雲

當下知縣喚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

住黑旋風李逵你可多帶人去容地解來休要鬧動村坊被他走了李都頭領台旨下廳來了點起三十個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迻沂嶺村中來這沂水縣是個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着了鬧江州的黑旋風如今差李都頭去拿來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厮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為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吃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個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常時

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即有個道理教他只是在這里安不得身了今晚煑了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却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着去半路裡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逵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急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吃酒便麻翻了終久省得快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弟你在這里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

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里李雲不會吃酒時肉裏多摻些逼着他多吃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説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稍在車兒上家中麄物都弃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救了李逵後面隨即便來有詩爲証

殺人放火慣爲非　好似於菟插翅飛　朱貴不施邀截計　定擒枷鎖入圜扉

且説朱貴朱富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吃肉的也教他着手兩擔酒肉兩個火家

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果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
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
朱貴接到路口且說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裏吃了半夜
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
兜轎兒上看看早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
且喜小弟將來接力桶內舀一壺酒來斟一大鍾上勸李
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轎跳
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徒弟的孝
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吃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
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見徒弟的孝順
之意李雲推却不過略呷了兩口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

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吃不得了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裡也飢了雖不中吃胡亂請些也免小弟之羞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慇懃只得勉意吃了兩塊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并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貴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吃酒這夥男女那里顧個冷熱好吃不好吃酒肉到口只顧吃正如這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吃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貴弟兄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吃些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何酒肉與你吃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土兵喝道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面厮覷走動不得口顫脚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向前不覺自家

也頭重脚輕暈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當時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休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赶這夥不曾吃酒肉的莊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搠死在地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欄住叫道不要害他是我的師父為人最好你只顧先走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赶上手起一朴刀先搠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續後里正也殺了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昧假搠將去那三十來個土兵都被搠死了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却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李逵還直顧尋人要殺朱貴喝道

不干你的人事休只管傷人慌忙攔住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三個人提着朴刀便要從小路裡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如何見的知縣必然趕來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救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回縣去吃苦朱貴道兄弟你也見的是我便先去跟了車了行留李逵在路傍挈你等他只有李雲那廝吃的藥少沒一個時辰便醒若是他不趕來時你們兩個休執迷等他朱富道這是自然了當下朱貴前行去了只說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邊等候果然不到一個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飛也似

赶來大叫道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的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鬥李雲恐傷朱富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內添雙虎聚義廳前慶四人畢竟黑旋風鬥青眼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老曰只有假李逵再無李逵假又自評曰卓老此言若是李大哥知道定以我為大座師也

又曰李大哥殺死四虎不特勇猛過人亦是純孝格天地至誠感鬼神志壹神凝有進無退故耳若作勇猛論者猶非李大哥知己也識此然後可與言射石飲羽之較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三終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水滸傳像
之四十四
容與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四

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詩曰

豪傑遭逢信有因　連環鈎鎖共相尋　矢言一德情堅石　歃血同心義斷金　七國爭雄今繼迹　五胡雲擾振遺音　漢廷將相繇屠釣　莫惜梁山錯用心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鬭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鬬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鬭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

要與他說知

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照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救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赶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吃官司責怪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麼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

當如業小大是累人

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
奔有國難投只喜得我又無妻小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
隨你們去休李逵便笑道我哥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
剪拂了這李雲不曾娶老小亦無家蕩當下三人合作一
處來赶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
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鄭
天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箇下山來探
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個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
來報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
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
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

饒的娘娶老虎光了餅劫人笑趕來絶無一些遺筆氣妙矣

後朱貴引朱富叅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都相見了李逵訴說取娘至沂嶺被虎吃了因此殺了四虎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衆人大笑晁宋二人笑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裡又添的兩個活虎上山正宜作慶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牛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二公之德也衆兄弟之福也然是如此還請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富老小另撥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舘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

報知如何進兵好做准備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
弟兄兩個帶領十數個火伴那里開店令李立帶十數個
火家去山南邊那里開店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
山那里開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
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守
把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得擅離又令陶宗旺
把總監工掘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宛子城垣築彼山
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
廒支出納入積萬累千精通書算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
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
煩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

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舍廳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粮吕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話下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裡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厮殺亦不在話下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都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薊州探母叅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

道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個承局下山去了但見

雖爲走卒不占軍班一生常作異鄉人兩腿欠他行路債尋常結束青衫皁帶繫其身赶趁程途信籠文書常愛護監司出入皂花藤杖掛宜牌帥府行軍夾棒黃旗書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時便到廳堦緊急軍情時不過刻不違宜限早向山東飱黍米晚來魏府吃鵝梨

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薊州來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吃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多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

了冷笑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看見了戴宗走得快那人立住了脚便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怎生模樣但見

白范陽笠子如銀盤拖着紅纓皂團領戰衣似翡翠團成錦綉胳膞纏果肚腿絣護膝襯鞝鞋沙魚鞘斜挿着刀筆管鎗銀絲纏桿那人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生得眉秀目疎腰細膀濶遠看毒龍離石洞近觀飛虎下雲端

戴宗聽得那人叫了一聲神行太保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荅道足下直乃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荅禮

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裡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吃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擅進誠恐不納因此心意未定進退躊躇不曾敢來外日公孫先生所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裡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而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為公孫勝先生回薊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

薊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相會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薊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弃就隨侍行兄長同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為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飯相待結義為兄弟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咲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

便行要往便往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的人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是我的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並無妨碍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兩個於路閑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兩個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為山勢秀麗水遶峰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

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擁着兩籌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里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撚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個頭領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見了却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戴宗問道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為他雙

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條鉄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他却在這里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看那鄧飛時生得如何有詩為証

原是襄陽閑撲漢　江湖飄蕩不思歸　多餐人肉雙睛赤火眼狻猊是鄧飛

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戴宗又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

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嗔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看那孟康時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能攀強弩衝頭陣　善造艨艟越大江　真州妙手樓船匠　白玉幡竿是孟康

當時戴宗見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之上只近半載之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

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及好刀筆為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為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里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為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請戴宗楊林都上了馬四騎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肉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怎見得有詩為証

鬧事時智巧心靈　落筆處神驚鬼哭　心平恕毫髮無私　稱裴宣鐵面孔目

當下裴宣出寨來降階迎接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謙讓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楊林鄧飛孟康五籌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一團和氣看官聽說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時節到來天幸自然義聚相逢衆人吃酒中間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頭領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四方豪傑待人接物一團和氣仗義疎財許多好處衆頭領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壯中間宛子城蓼兒洼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更有許多軍馬何愁官兵到來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裴宣回

道小弟寨中也有三百來人馬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粮食草料不算倘若仁兄不弃微賤時引薦于大寨入夥愿聽號令効力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納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回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去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吃酒端的好個飲馬川但見

一望茫茫野水迴迴隱隱青山幾多老樹映殘霞数片綵雲飄遠岫荒田寂寞應無稚子看牛古渡凄凉那得奚人飲馬只好强人安寨栅偏宜好漢展旌旗

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喝采道好山好水真乃秀麗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厮們在這里屯扎後彼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衆皆大笑五籌好漢吃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飲酒戴宗稱賛不已至晚各自回寨内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别自回寨裡來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出家人必是山間林下村落中住不在城裡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到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

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個認得兩個又回縣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裡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刹居住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小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段子采贈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綉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髭髯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

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叅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爲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有一首臨江仙詞单道着楊雄好處但見

兩臂雕青鐫嫩玉頭巾環眼嵌玲瓏鬢邊愛插翠芙蓉背心書劊字衫串染猩紅問事廳前逞手段行刑處刀利如風微黄面色細眉濃人稱病關索好漢是楊雄

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裡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只見側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爲

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裡城外時常討閑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有人惧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疋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吃得半醉却好赶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吃酒張保道我不要酒吃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

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鬨先把花紅段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厮們無禮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匹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囬避了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折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憚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焦燥起來將

　匹頭只一提一交攧翻在地那幾個幫閑的見了却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

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動一對拳頭攛梭相似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纔攛不是頭扒將起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赶轉小巷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厮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漢此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真壯士也有詩爲証

路見不平眞可怒　拔刀相助是英雄　那堪石秀真豪傑　慷慨相投入夥中

當時戴宗楊林向前邀住勸道好漢且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内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手邀入酒店裡來楊林放下柴擔同到閤

兒裡面那大漢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弟兄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足下拳手太重悞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盃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何傷乎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里肯僭上戴宗楊林一代坐了那漢坐于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顧買來與我們吃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三人飲過數盃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荅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

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喚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能勾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勾發達快樂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閉塞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石秀嘆口氣道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

此處有闕目

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的說個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作謝二人藏在身邊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和戴宗楊林說些心腹之話投托入夥只聽的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個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赶入酒店裡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吃了一驚鬧閙兩個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里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這里飲酒我一時被那厮封

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
間只顧趕了那廝去奪他包袱却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
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段匹回來只
尋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裡吃
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個外鄉客
人邀在這里酌三盃說些閑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
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
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性直路見不
平便要去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
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
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楊雄看石秀時果然好個壯士生

老見識

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詞單道着石秀好處但見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澆油心雄膽大有機謀到處逢人搭救全仗一條桿棒只憑兩個拳頭撇天教價滿皇州拚命三郎石秀

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却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時先喚酒保取兩甕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吃了去明日却得來相會衆人都吃了酒自去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

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
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果來我和兄弟
今日吃個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
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裡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
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廝打特地尋將來楊
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
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
叫這幾個弟兄吃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衆人
三碗吃了去便教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
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
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幇也不枉

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又問道叔叔原曾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麽石秀笑道自小吃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這個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了這行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筭了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了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相見只見布簾裡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簾起處搖搖擺擺走出那個婦人來生得如何石秀看時但見

黑鬒鬒鬢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直（能笑詠描了）

降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嬝嬝身兒玉纖纖手兒一捻捻腰兒軟膿膿肚兒竅尖尖脚兒花簇簇鞋兒肉妳妳胷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窄湫湫紫﹝掬﹞

搦紅鮮鮮黑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有詩為証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個吏員是薊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方纔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

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裡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不在話下過了一宿話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内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裡安放了却說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入來尋訪石秀鬧鬨裡兩個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要便再來尋訪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薊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又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道段話下來

接着再說有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又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安歇在裡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個舊時識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仗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猪圈赶上十數個肥猪選個吉日開張肉舖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吃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裡裡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

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猪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鋪店不開却到家裡看時肉案砧頭也都收過了刀仗家火亦藏過了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在肚裡便省得了自心中忖道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以定背後有說話又見我兩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石秀已把猪赶在圈裡却去房中換了脚手收拾了包果行李細細寫了一本清帳從後面入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赶猪來辛苦石秀道禮當丈夫且收過了

此處亦斬有關目

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曾有個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那老子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報恩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畢竟潘公對石秀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拚命三郎是箇漢子一刀兩段再無葛藤却又精細所稱智勇足偹者非耶楊雄一見便認他為弟亦自具眼到底得他氣力豪傑相逢多是如此若是道

學先生便有多少瞻前顧後

又曰戴宗結識石家三郎一鄭郝自可厭